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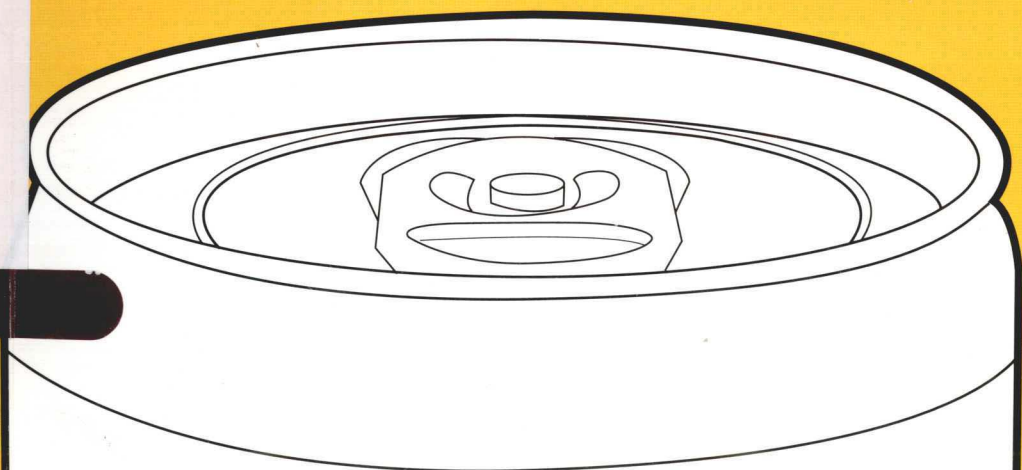
啤酒之家的 冒险

匠千晴系列_03

王静怡 译

にしざわ やすひこ

(目) 西泽保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啤酒之家的冒险

(日) 西泽保彦 著

王静怡 译

BAKUSHU NO IE NO BOUKEN

© YASUHIKO NISHIZAWA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啤酒之家的冒险 / (日) 西泽保彦著; 王静怡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33-1103-8

I. ①啤… II. ①西…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14229号



啤酒之家的冒险

(日) 西泽保彦 著; 王静怡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姜晓倩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0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103-8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1	第一章 原料
6	第二章 香型啤酒花
22	第三章 麦芽
34	第四章 成熟
48	第五章 产品标识
62	第六章 香味
76	第七章 酒精浓度约百分之五
91	第八章 圆熟
108	第九章 罐底
120	第十章 空罐请回收
132	第十一章 冷过滤
147	第十二章 容量五百毫升
161	第十三章 酿造
180	第十四章 生
195	第十五章 传统
211	第十六章 未成年请勿饮酒
214	后记

第一章 原料

海市蜃楼……

这是见到“它”时浮现在脑海中的第一个词。

短暂映入沙漠迷途者那饥渴、疲惫的双眼中的虚幻绿洲，犹如存心跟人作对一般，转眼间就从追寻泉水的旅人面前逃走了。

莫非“它”也是这类玩意儿……

我不禁怀疑，虽然看起来近在眼前，然而“它”会不会在我伸手碰触之际，便如同被吹散的雾气一般消失无踪？

“这不是……幻觉吧？”

耳边传来这声呢喃。

回头一看，漂撇学长也带着低烧似的恍惚神情，揉着眼睛说道。虽然他未曾使用“海市蜃楼”这个字眼，却显然陷入了与我相同的

困惑之中。

“谁知道？”

我只能如此回答。

眼前的“它”是否真的“存在”，我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以我和学长目前的精神状态而言，即使真的出现了幻觉也不足为奇。

我们早已筋疲力尽。将没油的车子弃置于路旁之后，我们摸黑走了多久的山路？应该有三小时，甚至更久。

我们又饥又渴，全身因疲惫而咯咯作响。更糟的是，时值九月初，山上虽然不像平地那么酷热，但热气与湿气混杂在一起，让人感觉像是全身被湿毛巾包裹一般难受。大半夜的，原本就视野不佳，疲劳造成的眩晕感更让我搞不清自己正前往何方——不，自己现在是站着还是蹲着，似乎都已经意识不到了。

起先我们还有余力将矛头指向该为眼前的事态负责的漂撇学长，但后来连开口抱怨的力气也没了，只能靠着惯性不断迈步向前。正当这股惯性也即将耗尽之时，“它”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以淡墨色的夜空为背景，呈现锐角形状的建筑物的黑影。

建筑物中并未点灯，上下两层楼的每扇窗户都像经受过章鱼喷出的墨汁洗礼一般乌漆抹黑，丝毫感觉不到人的气息。然而，我们却宛如被绿洲吸引的沙漠旅人一般，进入了那座洋房。玄关上了锁，漂撇学长便打破窗户，将锁打开。

事后每次回想起来，我都会捏好几把冷汗，但当时的脑海之中却未曾浮现“非法入侵”之类的字眼。大概不只是我，其他人也完全没察觉到这种行径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吧。

我并非在找借口，此时的我们真的已经筋疲力尽了。与其说是道德观及良知麻木了，倒不如说是置身于如梦似幻的感觉中，对于

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缺乏现实感了。

一阵摸索后，我们找到了电灯开关。日光灯的光线犹如大片的白色幕布般垂下，唤回了些许现实感。我记得，当时自己的心中曾闪过一阵类似焦躁感的后悔情绪，但环顾宽阔的室内后，我又再度为令人眩晕的非现实感所侵袭。

眼前似乎是挑高的客厅。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完全不见沙发及茶几等家具，既没铺地毯，也未悬挂图画或织锦，当然更没有电视等家电用品。

一言以蔽之便是空空如也，只有一片宽阔的空间。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体力及精神已达疲劳极限了吧，然而，即使扣除这个原因，眼前的光景依然异常至极。倘若这是座结满蜘蛛网的空屋，我倒还能理解，但这间屋子却丝毫不带陈旧感，墙壁及地板皆闪闪发亮，一尘不染——别说陈旧了，简直就是一座崭新的别墅。

被如梦似幻的错觉所侵袭的，应该不只是我，其他三人也带着受蛊惑般的恍惚神情，犹如巡逻似的在屋内徘徊。

穿过餐厅后又是个宽阔的厨房，里头是整套豪华的厨房设备。当然，“豪华”二字应当用在厨具齐全、足以发挥其应有功能的时候吧，但是这里却不见半件餐具、半瓶调味料，和客厅一样空空如也。

似乎是为了放置冰箱而留下的方形空间，更强调了这一无所有的空虚感。

打开后门往外一看，有个偌大的车库相邻，面积大约可停放四五台大型车，但一样是空空荡荡的。

我们自然而然地兵分两路，继续探索。一楼由两个女孩负责，漂撇学长和我则爬上二楼。

我们巡视了二楼的每个房间，依旧是空荡荡的，只有立体空间

所呈现的呆板风貌。

从最内侧的房间开始依序探访的我们，最后进入了楼梯边的房间。此刻我们已经认定它必然也是间空房，因此只当是未完成的作业，顺便一探而已。

但是我们错了。踏入房间的一刹那，我便如此领悟到。

漂撇学长似乎也察觉到了这股“气息”，双眼对上了焦距。

乍看之下，这房间一如其他地方，并未放置任何家具，连窗帘也没挂。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感觉出这里有异于其他房间，当真只能以“气息”二字来形容了。

不久后，学长与我才发现原因并非“气息”这种暧昧的解释，而是声音。这个房间中似乎有某样物品正隐约地发出声音。

是什么物品？

那物品又在何处？

学长与我犹如被砂糖山吸引的蚂蚁一般，靠近了衣柜间，握住把手，打开柜门。

当时那种令人腿脚发软的冲击真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我想，即使有个外星人站在里头，我也不会如此惊讶。

回望着我们的，竟是一台陈旧的冰箱。

那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如同歇斯底里的苍蝇振翅声一般，喃喃地催眠着我们打开了冰箱门。刹那间，金黄色的光芒自冰箱中洒落到我们膝间。

时间仿佛凝结了，似乎只有我们的四周被隔绝在世界之外。

漂撇学长的喉头上下滑动。

“这……不是幻觉吧？”

“谁知……道呢？”

我们对着敞开的冰箱门，犹如雕像一般暴露在金黄色的光波之中，呆立不动。

我们究竟愣了多久？

“喂，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是小兔的声音。但学长与我依旧僵在原地。

“楼下什么也没有，只有最角落的房间放了一张床。”

“你们两个在干吗？”

高千的询问之声在我听来，如同山里的回音一般遥远。我想，学长应该也与我有相同的感觉吧。

“咦？”

小兔从旁窥探。

“这不是啤酒吗？”

没错。

是啤酒。

冷冷地在冰箱中晃动的金黄色光芒，正是堆积如山的罐装惠比寿啤酒，数量应该不下五十罐。

第二章 香型啤酒花

“——我想看牛。”

我们之所以决定在 R 高原度过暑假的最后四天，全是起因于漂撇学长的这句话。

R 高原是本地有名的避暑胜地，距离我们就读的安槻大学所在的安槻市中心约有三小时车程，向来以各种各样的高山植物、果子狸等稀有动物、清新的空气，以及丰富的大自然景观为卖点。

此外，R 高原也以放牧食用牛而闻名，据说一望无际的广大牧场同样相当壮观。之所以用“据说”二字，是因为我没去过 R 高原。

我现在超想看牛，你陪我一起去吧——如此开口相邀的，便是漂撇学长。

虽然他被称为漂撇学长，但他并非名为漂撇·阿波里奈之类的外国留学生。他的本名为边见祐辅，是个不折不扣的日本男儿。

至于他为何会被冠上这莫名其妙的称号，说起来都是缘于他那

向大学的学弟学妹们借钱不还的扰人习性。

他总是以赞助金为名义伸手向别人要钱，而理由永远都是同一个——要出去旅行。据说流浪东南亚是他的兴趣，但没人与他结伴同行过，因此是真是假无人知晓。只要一找到机会，他便顾盼自雄地表示：“请称呼我为旅人。”

明明没人答理他，他却一味地自吹自擂，说自己是乡下的漂鸟、安瓯的漂鸟，实在让人心烦。后来，学弟学妹们便将这个名词和他的姓氏边见结合，戏称他为漂边见，之后又简化为漂撇。

“怎么回事啊？”无缘无故地被邀请去赏牛，我自然得问上一问，“为什么要大老远地跑到 R 高原去看牛？”

“唉，就是所谓的疗伤之旅啊！”

“疗伤之旅……”

这么说来我倒是想起了某件事。今年夏天，他失去了好友。详细经过和本故事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略过不谈。没想到平时吊儿郎当的漂撇学长，也会为这件事消沉。

直到现在，他仍未完全振作起来。我也一样，这才多久啊，怎能忘了那痛苦的体验呢？因此他才想出去走走，转换心情。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

但……为何是去看牛？

“一般这种情况，应该会想看海吧？”

“海？那是失恋的时候吧！”

“……失恋时到海边，所以这种时候就要到山里？浅显易懂，但未免太没创意、太单调了吧。”

“你认真听我说啊，匠仔。我是想正面探究生死问题，沉浸于哲学冥想之中。”

顺道一提，我的名字是匠千晓，昵称匠仔。

“哲学冥想？学长你吗？”

“你那扭曲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啊？活像发现自己把泻药当成维生素吞下去似的！你有什么意见吗？”

“不，并没有。那你为什么要看牛？”

“你看过牛的眼睛吗？牛的眼神豁达、超然、温和又稳重，对吧？”

以一般常识来看，这应该用来描述马的眼睛才对吧？虽然心里这么想，但观感因人而异，我也就没出言反驳。

“我要在那慈爱双眼的拥抱之下，重获新生！”

学长似乎有意下个富有诗情画意的结论，竟毫不害臊，甚至是得意扬扬地展露“在双眼的拥抱之下”这种奇特的修辞方式。看来，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了。按照过去的经验，我深知这种时候的漂撇学长是无法反抗的，因此便同意陪他到 R 高原去。

“不过光是两个带把儿的去也没意思，邀几个女孩子一起去吧！”

果然，又来了。

是啊，出游时有女孩儿同行，是所有男人永远共通的愿望。但一个刚说要沉浸于哲学冥想、正面探究生死问题并投入牛眼的慈爱怀抱中的人却说出这种话来，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有女孩子在身旁，必然杂念丛生，那还能“重获新生”吗？或许有此念头的我，才是为尘世俗念所困之人吧。

“我去邀请其他人，高千就交给你了。”

“咦？”我大为惊讶，不由得结巴起来，“为、为、为什么是我？”

“什么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小兔都告诉我啦！”

“告诉你什么？”

“你前一阵子跑去高千的住处对吧？浑小子，真令人羡慕！别说高千了，这几年来没半个女孩子邀我到她家去过！”

“慢、慢着。”

高千就是与我同为安槻大学二年级学生的高濑千帆。

漂撇学长所言不虚，我最近确实去了高千的住处。但那是有原因的，而那个原因与本故事无关，姑且略过不提。总之，那绝非是使人艳羡的风花雪月之事，应该说正好相反。

“那是误会。”

“啰唆，啰唆！我看不见！啊，混账！我本来想泡高千的，却被匠仔这种长得像小孩乱画的棉花糖、没半点紧张感的人捷足先登了，真是老天无眼啊！”

“你误会了！”学长的眼神本来还带有几分调侃之色，如今却已完全失去了笑意。见状，我吓得拼命辩解道：“冤枉啊！”

“你当我是包青天啊？好，我知道，既然你想保密，我就当做是误会。反正高千就交给你处理，她不来你要负责，给我牢牢记住，懂了没？”

用上“幸亏”二字或许奇怪，当我提议前往R高原游玩时，高千——高濑千帆竟然一口便答应了。看来她似乎也想在新学期开始前转换一下心情吧。

“那里风景很美吧？”在我们这伙人中，她是少数的外县人。她双眼闪闪发光，口中却似乎并非尽是溢美之辞。“其实我早就想去看看了。”

平时的高千态度淡漠，总是带着隔岸观火般的僵硬冰冷表情。难得看到她如此和颜悦色，我大大松了口气。

“对了，也邀小兔一起去吧？”

小兔的本名为羽迫由纪子，与我们一样为安槻大学二年级学生。

“她之前要我有时活动时叫她一声，看来她也很闲。”

“好啊！这样正好，女孩子越多，学长越高兴。”

“既然是坐小漂的车去——”安槻大学校园虽广，但将“漂撇”二字更加简化为“小漂”的，也只有高千一人。“就好好巴结巴结他吧！”

于是乎，我们四人便敲定了为期四天三夜的R高原之旅。除了高千与小兔以外，漂撇学长似乎是采用了乱枪打鸟战术，见了女孩子便开口相邀，但全数落空。

就结果而言，这趟小旅行可以说是大获成功。

我们投宿的国民旅馆才刚重新装潢完毕，房间个个美观整洁，宽敞的大浴池舒适得让人一天忍不住想泡上好几回。

第一天到第四天皆是晴空万里，天空如同一只染成青色的大碗。我们时而拿着观光手册，一面确认学名，一面欣赏各种高山植物；时而漫步山间，眺望悠闲吃草的牛儿，享受洗涤心灵的美好时光。

我专攻步行，好动的漂撇学长、高千及小兔则是租了旅馆的自行车漫游高原，有时走得太远，到傍晚前都不见人影。

夜里自然是大开宴会。虽然订了两间双人房，但我们每晚都是聚在同一个房间中，一面玩儿扑克牌，一面聊些没营养的话题，开怀畅饮。

喝累了，大伙儿便就地睡下，隔天一早又抱着宿醉的脑袋飞奔至牧场，天天如此。虽说都是年轻人，但大家的精力也实在太旺盛了。

漂撇学长也逐渐打起精神来，看来他似乎真的“重生”了。我一提起这事，小兔便会按着随风起舞的帽子，浮现出布偶般的笑容。

“就是说啊！”

“你也这么觉得？”

“当然啊！你看他的眼神，和刚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

“眼神？”

“嗯，起先他看着牛时，眼神多愁善感，好像在和朋友说话一样；但现在截然不同了。”

“怎么个不同法？”

“变成看着牛排的眼神了。”

好敏锐的观察力。我想，这也是漂撇学长的一种“探究生死”的方法吧。只不过意义为何，姑且不作讨论。

R 高原之行虽然极为圆满，但故事尚未结束——事实上，应该说正要开始。意想不到的事居然在最后一刻发生了。

第四天下午，我们办完退房手续，吃过午餐，剩下的工作便是开三小时车沿着山路回市区。

这时候，漂撇学长却不见了。退房后，我们在化妆室和纪念品商店度过了最后短暂的自由时间。当我回到大厅时，高千与小兔都已经乖乖坐在沙发上了，只剩下漂撇学长仍未现身。开始我们还乐观地认为是上厕所耽搁了，但都过了半个小时，他依旧没出现。我们不由得担心起来，决定由我前往厕所一探。

没想到他竟然不在厕所里，而且到处都不见人影。我想都已经办完退房手续了，他总不可能再回到房间里吧。但慎重起见，我还是到柜台请接待人员代为查看并广播寻人。

然而，漂撇学长仍未出现。即使是他这个稀世的冒失鬼，也不可能忘了我们自个儿下山吧？为防万一，我也到停车场确认过，当然，漂撇学长的车还停在原地。

过了两三个小时，连柜台人员也开始担心起来。他们先强调这一带应该没有危险场所，又说或许是学长跨越护栏，不慎掉落断崖。

就在我们的不安终于到达极限、开始讨论是否要报警时，漂撇学长总算现身了。

“哎呀，抱歉、抱歉。”不知他究竟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只见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给我来杯饮料吧。”

“学长，你去哪里了啊？我们都很担心，正在讨论要不要报警呢！”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学长大口喝着小兔从自动贩卖机买来的乌龙茶，拼命地擦着汗，“我抓贼去了。”

“抓……”出现的字眼太富戏剧性，我好一阵子无法理解，“抓贼？怎么回事啊？”

“其实啊——”

漂撇学长所言如下：

学长去上厕所，当时窗户开着，一阵凉风吹入，因此他解手时便漫不经心地看着外头。

正好看得见停车场，也看得见自己熟悉的车。哦，原来从这里看得见停车场啊！正当学长一面如此感叹，一面眺望之时——

有两个男人出现了。倘若光是如此，倒也不足为奇，但他们居然靠近学长的车，并拿出疑似汽油桶之物，开始偷偷摸摸地办起事来。

偷油贼！漂撇学长顿时领悟，便翻过厕所的窗户，冲向停车场。两个小偷见学长一面大叫“你们在干吗？”一面跑过来，连忙拔腿就逃。

逃走的男人们与追逐在后的学长，就此展开了一场追逐战。两

人抱着汽油桶一味逃跑，学长则一路追赶。

然而，追至牧场外时，竟然出现了一辆厢型车把那两个男人迅速接走了，这场追逐战便这么分出了胜负。之后，虽然学长仍不死心地追赶厢型车，但自然是追不上的。

漂撇学长只好放弃，返回旅馆。此时他却发现了一件大伤脑筋之事。原来他一心追赶小偷，竟然迷路了。

“——后来我到处乱走，好不容易才走回来。”

“这么说来，汽油全被偷光了？咦？奇怪了。”小兔听到这里，突然歪起头来，“可是，学长停车的停车场在玄关正面，是位于旅馆的另一端，从厕所的窗户应该看不见啊！”

“咦？”

小兔的指摘是正确的。学长的房车仍然停在旅馆正面的停车场中，而停在厕所窗外停车场里的，虽然车款与颜色相同，却不是学长的车。

“啊？搞什么，原来是别人的车啊？”确认那辆车的车号与自己的不同后，漂撇学长仰天长叹，“真是的，混淆视听啊！我那么辛苦跑了一大段路，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过，这辆车的汽油被偷却是事实啊！”高千劝解道，“我们该告知车主一声。”

漂撇学长喃喃附和着，背后却突然传来一阵威吓声打断了他：“你们在干吗？”

回头一看，一名戴着扁墨镜的年轻男子站在那儿。他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宛若夸耀那黝黑且毫无赘肉的身体一般，刻意将T恤袖子剪短，露出肌肤，那剃得精短的头发像是抹了油，闪耀着湿润的光泽。